



编者：不久前，在文旅部举办的全国非遗品牌推广周上，宁红茶制作工艺、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及豫章首饰鑲嵌技艺精彩亮相。一起品鉴走出江西的非遗——

指尖传香 绝色中国

二十余年捉茶香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唐文曦

修水的冬日山野，安静却不寂寥。在漫江乡漫江红茶叶基地内，茶垄沿着山势起伏，颜色转为深沉的墨绿。晨霜凝结在叶缘，空气清冽。这是一年中茶园管护的关键时节。

国家级非遗宁红茶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俞旦华，带着几个年轻人穿行在茶垄间。他弯腰捏起一撮土，在指间捻开，又仔细察看茶树的根与枝。“冬管做扎实，春茶才有底气。”声音不高，却在空旷的坡地上听得格外清晰，“土要松润，枯枝老叶要剪净，但不能伤了明春的芽苞。”

冬季没有采茶制茶的喧嚣，却是风味的起点。俞旦华投身宁红茶事业已四十余年。在他看来，一杯好茶的功夫，远不止于车间里的萎凋、揉捻与发酵。土壤的呼吸、枝条的状态，都是“宁红韵”里不可或缺的细节。

这份对茶的敬畏，源于血脉，也源于历史。修水产茶已有千年，宁红茶得名于古称“宁州”，是我国最早的工夫红茶之一。十九世纪中叶，它便远渡重洋；二十世纪初，更赢得了“茶盖中华，价甲天下”的盛誉。然而，传奇的续写并非坦途。

当年，俞旦华怀揣父亲厚望，回到原产地宁红村时，面对的是一片荆棘荒山。开荒、除害、补苗、修路……茶园投入大、见效慢，最初的合伙人多半离去。唯有他，凭着心里那股“传下去、发扬好”的痴劲，留了下来，一守就是二十余个寒暑。

俞旦华出身制茶世家，四代皆事宁红。父亲俞道文曾编纂首部宁红茶专著《宁红茶制作工艺》，更为他取名“旦华”，源于《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日月光华，且昼且兮”。古人认为茶是大自然的“日月光华”所在，带着这份期望，俞旦华来到宁红村，这里四面环山、云雾缭绕，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出茶叶“苗峰修长、滋味甜醇”的特质。

走进宁红茶创新产业园的非遗工坊，干燥茶叶的醇香浮动在空气里。竹匾、焙笼陈列有序，墙上悬挂着传统工具。这里是俞旦华传艺的课堂。规矩极严，父亲立下的“不沾烟酒”，他恪守一生。“味觉嗅觉干净，才能捉住茶最真的火候与香气。”他说。

传授技艺时，俞旦华总是不厌其烦。宁红茶属全发酵类中小叶种红茶，制作严谨，分为初制和精制两个流程十余道工序。其核心技艺在于“经萎凋、重揉捻、足发酵”。鲜叶经萎凋、揉捻、发酵、干燥制成毛茶，再经筛分、复火等多道



修水县漫江红茶叶基地。修水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精制方能成茶。“萎凋考验手感，叶子软而不脆，松开能散，便是恰到好处。揉捻若不到位，影响发酵；揉得过细，又损外形。”这些经验没有标准答案，来自日复一日的实践与体会。

除了手艺，俞旦华更坚守“用心做茶、正气做人”的老理。为保品质，即便放弃春茶早市的红利，他仍坚持用当地古老的“宁州群体种”，。“制茶人就像手里的茶，”他说，“自己得凝聚芬芳，才能传递甘甜。”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三茶统筹”政策的推动下，俞旦华坚守的这片茶园和这门手艺，正焕发出新的活力。他所在的基地，成了修水宁红茶创新产业园的一部分。除了非遗工坊，还打造了品茶坊、赏茶线等20多个景点。昔日的荒山，已成游人体验茶事的景点。

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通过创新合作，茶饮料、茶食品等衍生品被开发出来。在政府的引导下，当地茶企改变以往只采春茶的传统模式，开发出夏秋茶宁红红茯新产品，备受市场青睐，仅此一项年销售额达300万元，为茶农每亩增收2000元以上。如今，修水县茶园面积达23.2万亩，茶叶年产量超7500吨，综合产值近30亿元。“修水宁红茶”的品牌价值，被评估为36.88亿元。

冬日暖阳洒在茶园，也落在这位老师傅专注的侧脸上。曾经荒芜的山岭，已是满坡青翠，茶香氤氲。一门手艺、一片叶子，在坚守与创新中延续着历史的脉络，飘向更远的未来。扎实的冬管之下，下一个春天正在静默孕育。

鑲嵌技艺是古老的，作品是年轻的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曾悦之 文图

汉代回字纹飘带、向上而鸣的紫绿色翡翠凤鸟、盛开的紫兰色玉兰花瓣……1月11日，在法国设计金奖(French Design Awards,简称FDA)颁奖现场，一枚用南昌豫章首饰鑲嵌技艺制作的胸针，夺得了2025年度国际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法国设计金奖。

它的设计者是豫章首饰鑲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刚。颁奖现场，吴刚被许多国际设计师反复问道：设计灵感来自哪里？用的是什么技艺？上面的中国元素代表的是什么？

吴刚用英语向国际友人介绍了这件匠心之作。他向记者提到这段交流时，说道：“每个阶段都有人这样问我，其实，这道题我用了40余年去作答。”

“叮咚……叮咚……叮叮咚……”走近南昌东湖意库“吴刚大师工作室”，远远的就能听见锤击金属的声音。

这一锤一鑲，是鑲嵌技艺最具辨识度的特征。吴刚介绍，鑲嵌技艺起源于3000多年前，是用锤子敲击各种鑲子，在金属上鑲刻出图案，再镶嵌宝石。一件鑲嵌作品，要经历画稿、锤片、退火、鑲刻、焊接、修边、镶嵌、鎏金等几十道工序。

吴刚的工作台上，不同类别的鑲子，各有韵味。他说，这里的每一把工具都是他亲手制成，他大致估摸了一下，亲手制作的鑲子，少说也有上千件。2021年入驻南昌东湖意库后，吴刚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里敲敲打打，叮叮咚咚的响声，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游客循声而来。“我喜欢跟年轻人交流，我经常能从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中，获得很多灵感。”吴刚说，技艺是古老的，但作品必须是年轻的。

吴刚说出这句话时，他的艺术之路已走过40余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刚刚进入国营南昌工艺美术二厂工作，在那里跟着老匠人接触到鑲刻技艺，也积累了丰厚的工艺美术底子。后来，他成立了珠宝公司，探索鑲嵌与珠宝融合，他发现，两者的碰撞，有意想不到的火花，作品既古雅又时尚。2021年，他申报的豫章首饰鑲嵌技艺被列入南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

40余年的坚守，唤醒了技艺新生。他手中那些坚硬的鑲子，犹如一支支神奇的画笔，让一件件鑲嵌作品成为潮品，受到了很多年轻群体的青睐。

“我始终认为，作品有思想、有神韵，它才是活的。”刚获得法国设计金奖的作品“紫宸兰凤胸针”，正是这样一件有神韵的作品。

在这枚小小的胸针上，吴刚别具匠心地用鑲刻技艺勾勒出玉兰花瓣雅致的纹理，在18K黄金花蕊上镶嵌红宝石，赋予了金属时尚感。在获奖感言中，吴刚说：“它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件饰物，更是一次跨越文化的凝望。”作品中，乳白色的如意，是东方吉祥愿景的化身，而那托起它的蓝色叶浪，如同海洋。它要传递的，是和谐包容、寻求共生的东方美学智慧。“让每一件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思想，这是我的追求。”

迄今，吴刚鑲嵌作品获中国工艺美术界奖项近40项，多件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物馆、省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多年来，吴刚不断提醒自己，要在千锤百鑲中修一颗匠心，正如他那句座右铭所言：品德比黄金更珍贵，技术比钻石更璀璨。



用鑲嵌技艺制作的一套文创。

视野

在信江畔聆听布达佩斯的心跳

□ 关欣

1月8日，在上饶市博物馆开幕的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特展“穿越布达佩斯——历史长河中的城市与文化守望”，以140余件文物为钥，打开了这座“多瑙河明珠”的尘封历史，更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匈牙利、上饶与布达佩斯的文化之桥，引发人们对城市遗产守护与文明传承的深层思考。

布达佩斯，这座1987年便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城市，多瑙河穿城而过，连接起布达与佩斯双城，也见证了千余年来这片土地的文明兴衰。

展览以“城市与守望”为核心命题，将布达佩斯的文明演进浓缩于展厅的有限空间之中，让中国观众得以近距离感受这座东西方交会之城的脉动。从公元前2000年小山遗址的精美花纹，到古罗马时期见证区域繁荣的油灯，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文物是历史的具象载体，更是文明交流的鲜活注脚。展览中，一块文艺复兴时期的软质砖格外引人注目，砖面上的人物形象清晰可辨，据服饰与冠冕可判定为引入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匈牙利国王——正是他通过联姻将地中海的艺术火种带入喀尔巴阡盆地，让15世纪的布达佩斯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降地。而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土耳其瓷器，则以满绘不留白的独特工艺，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记。最令人称奇的是布达佩斯皇官地下出土的中世纪石雕，其精湛的雕刻技艺堪比中国兵马俑。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布达佩斯的商贸基因与文化包容在展品中尽显。威尼斯玻璃器、意大利瓷器的流转痕迹，诉说着这座城市在古代亚欧商贸中的重要地位；马加尔民族迁徙时期的草原风格腰带，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融合。而展览的核心文物——拥有千年历史的匈牙利圣冠(复制品)，更将这种文化交流推向极致。

此次展览的成功，不仅在于文物的珍贵，更在于策展设计所传递的温度。上饶市博物馆以精准的学术定位与富有创意的呈现方式，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读。专题空间的节奏铺陈层次分明，灯光与展品的巧妙呼应营造出沉浸式观展氛围，使观众得以自然进入布达佩斯的历史语境。展厅外精心打造的公共空间与打卡场景，更将展览延伸至日常体验，让文化交流突破展厅的边界，真正融入大众生活。这种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策展理念，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优秀范例。

展览所传递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更具现实启示意义。

布达佩斯能成为“欧洲最漂亮的三座城市之一”，源于当地对历史风貌的坚守——不允许高楼破坏古城天际线，古建筑需经过严格审批，甚至空调外机都要隐藏安装。这种集体守护的意识，让多瑙河畔的古城肌理得以完整留存。

这与上饶对信州千年文脉的绵延守护异曲同工，也为当代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城市是文明的容器，守护历史遗产不仅是对文化的尊重，更是对城市灵魂与未来的责任。

从多瑙河到信江，从布达佩斯到上饶，这场展览让两种不同的城市文明找到了精神共鸣。那些文物展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见证了交流互鉴的永恒价值。当观众在文艺复兴石砖与当代桌游间穿梭，在骑士装备与小马玩具前驻足，文明的距离悄然拉近。正如古丝绸之路曾见证的文明交融，今日的文化展览依然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让我们在守望各自城市灵魂的同时，共同展望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

该特展在上饶市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展出，展期将至2026年3月1日。



手与泥的精彩共舞

□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文/图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游客正在围观尹盛亮拉坯。

1月13日，隆冬的晨光斜斜地照进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清代圆器作坊。淡淡泥香中，轮盘轻转，尹盛亮双手轻拢慢捻，一团陶泥便在他掌间悄然升起，化作碗壁均匀、弧线温润的素坯。

“哇，这位师傅也太厉害了！一团泥在他手里就像被施了魔法。”游客们围拢着，发出由衷的惊叹，尹盛亮听了，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无人知晓，这位“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拉坯”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在旋转的辘轳前，与泥土对话了数十个春秋。

景德镇是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照亮了中国工艺史的星空，也串联起世界文明的交流之路。在这座城市，手工制瓷技艺并非仅仅是七十二道繁复工序的集合，它是一场持续了千年的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是静静流淌的民族文化基因。今日的景德镇，三千余名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如繁星闪耀，构成了技艺永续的中坚。而尹盛亮，正是其中一个。

1965年冬，尹盛亮生于景德镇昌江河畔的工农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机械化浪潮席卷传统行业。为存续千年窑火，景德镇将近两百位散落民间的老艺人和瓷厂优秀工匠，汇集于昌江区枫树山蟠龙岗，拉开古窑瓷厂的建设序幕。十五岁的少年尹盛亮，便紧随父亲的背影，踏入了这片

即将塑造他一生的泥土天地。

拉坯，是手与泥、心与形的共舞。从选泥、揉泥到拉坯、修坯，每一道工序皆是指尖的细腻叙事。“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功夫是苦功里长出来的。”父亲的教诲如轮盘般在他生命里旋转。最勤时，尹盛亮一日曾拉出四百余个素坯。“拳要天天打，字要天天练，手艺人几天不动手，手上功夫就生疏了。”他回忆初学时光，连过年歇息几日，手感便悄然溜走。这门手艺门槛高，心浮气躁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历经四五年寒暑，盘、碗、杯等万千形态终于能从尹盛亮手中从容塑造而出。

从学徒到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瓷工，在古窑瓷厂的大部分时光，是青年尹盛亮的快乐、安稳时光。时代之潮汐从未停歇，市场经济巨浪拍来，陶瓷产业遭遇挑战。1994年，尹盛亮从古窑瓷厂下岗。拉坯工的手，握上了货车方向盘。虽在2000年一度重返拉坯工岗位，但个体作坊经营寥落，月薪仅两百余元。为生计，他一次次远走，多年漂泊，足迹模糊。直到2017年，那熟悉的轮盘声终于将他唤回——此时的古窑瓷厂早已蝶变为游客如织的景区。他坐回熟悉的工位，双手触碰温润的泥聚，手艺却已被岁月赋予了新的内涵：既是生产，亦是表演，更是活态的传承。

景德镇是一座以火焰与泥土书写传奇的城市。文博研究馆员、景德镇古窑文化研究院院长周荣林介绍，依托200多名工匠(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生产性表演，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系统复活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好看”的手工制瓷的揉泥、拉坯、印坯、利坯、画坯、施釉、挖足等工序，在景区常年可见。景区活态保护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仅吸引了如织的中外游客，还被誉为千年瓷都“活”的博物馆。

如今，尹盛亮的双手在轮盘上起舞，常引得游客驻足赞叹。经他拉制的碗型素坯，略加彩绘，烧制后便被游客欢喜买走。“游客的认可，让我感到手艺人的尊严。”已于去年退休的尹盛亮眼中闪着温润的光，“在这里，我找到了手艺人的价值。还想再干上十几年。”

窑火不熄。女儿继承家学，以瓷上绘画月入近万元，而尹盛亮的退休金与景区工资相加也很可观。然而最令他感到自豪的，还是那双曾被生活磨砺的手，依然能让一团朴素的泥土，在旋转中苏醒，在苏醒中成器，在成器中无声诉说代代瓷工的坚守。